

◎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谱系研究

路遥

研究论集

◎ 主编 段建军



西北大学出版社

路遥

研究论集

◎ 主编 段建军

◎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谱系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遥研究论集/段建军主编.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604-3892-4

I. ①路… II. ①段… III. ①路遥(1949—1992)—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5654号

路遥研究论集

主 编:段建军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8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67千字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3892-4

定 价:60.00元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资助项目

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成果

陕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

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文艺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陕西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建设项目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编委会

(以姓名音序排列)

段建军 谷鹏飞 姜 宇 李 彬 刘 丰
李 浩 刘炜评 杨乐生 杨遇青 张阿利
赵 强 张文利 周燕芬



1992年，路遥在采风（郑文华摄，由梁向阳先生提供）

2006.5.31 20:31

早晨从中午开始

——《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 418

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 1986

1 困床三行居中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左右

序

郭立宏

路遥，黄土地的儿子，在其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中，以史诗般的笔触，创作出一系列饱含时代精神与情感温度的精品力作，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推向又一个高峰，体现了一个人民作家所具有的担当精神与高贵品格。

第一，路遥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路遥在其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坚持文学的生活性与人民性，坚持文学的大众化与化大众的道路，体现出一个人民作家所具有的高贵品格。路遥的所有作品，无不体现出对亿万平凡人民大众生存奋斗的肯定与颂扬。他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表达了对人民命运的悲悯与对人民生活的关切，为民众的生存奋斗鼓与呼。他曾不无动情地说：“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我认为，路遥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受到读者的喜爱与追捧，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与生存实践，反映时代进步的要求和人民奋斗的心声。每一位读者，在路遥的作品中，不仅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能够看到对自己生存奋斗价值的肯定。

路遥作品肯定人民生存奋斗本身的价值，激励亿万人民大众通过生存奋斗改变自我命运、参与时代生活进程、成为时代的主人。这是当代艺术最大的正能量。路遥作品表面上描写的是平凡生活中的“小我”，实际上抒写的是时代与民族的“大我”；路遥作品表面上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黄土高原的小天地，事实上记录的是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信仰。正是在这种由“小我”到“大我”，由局部到全局的逻辑提升与辩证发展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亿万平凡百姓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力量。路遥的艺术秘密，就在于通过作品中平凡人物主体性的不断建构与提升，打开了人民大众积极成长的可能。路遥作品告诉我

们,人民大众在广阔的生活空间、情感空间与道德空间中,可以建构起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相适应的生存价值与人格主体性。正是通过这种生存奋斗的积极价值与崇高的人格主体性,我们看到了改革的力量与中国的希望。

路遥的作品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他敏锐地觉察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结构城乡裂变巨量扩大的情况下,人民大众出现的新的物质与精神要求,与现实生活还不能满足这种要求所必然带来的情感困惑与价值真空。路遥的伟大就在于,他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的揭示这种情感困惑与价值真空,而是用民众的生活实践回答了这种困惑,用民众的生存奋斗填充了这种真空。人民曾经寻求,人民正在寻求,人民将会寻求,人民在寻求中实现自我的梦想,人民在寻求中擎起国家未来的希望。路遥在直面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变中,无意中道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集体想象与生活梦想。

路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启示我们,我们的文艺只有扎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我们的文艺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路遥作品描写的都是平凡的人物,都亲身参与了变革时代的社会生活进程,都用自己的生存奋斗影响改变了时代生活的样貌,他们艺术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创造者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路遥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他把平凡百姓的冷暖、普通大众的幸福放在心中,将他们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善美人物,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体现出崇高的人民性情怀。这种情怀,是值得我们当代艺术家学习的。

第二,路遥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用形象的艺术语言,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故事,形成了文艺创作领域的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文艺的崇高使命。在中外文艺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形式现实主义、内容现实主义、空想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介入现实主义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艺风格。这些文艺风格,或从形式,或从内容,丰富了世界文艺的表现形式,拓展了世界文艺的表现内容,成为人类文艺的宝贵财富。但文艺发展既有其规律性,也有其适宜性。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境

况,决定了当下中国文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路遥的典范意义就在于,他坚持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定地用中国经验书写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路遥在作品中,通过对系列二元空间——城市—乡村、文明—落后、浪漫—淳朴、自信—自卑的创作,以恢宏的气势与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社会转型之际民众生活、观念、情感、信仰的复杂纠结与巨大变迁。路遥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的关心尤为深切。……生活在大地上的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路遥的意思是,文艺只有直面最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反映最广大群众的情感心灵,才能赢得最广大的受众,提供最普适的经验,升华最朴实的精神。当然,这并不是说路遥习惯于描写美好,回避丑恶,事实上,路遥坚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生活,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读者看到了美好、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梦想,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文艺创作中现实记录与理想描写的平衡关系,建构了当代文艺创作领域的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

今天,我们在文艺领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想,就是要像路遥那样,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国经验,表达中国精神。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文艺作品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坚持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传递求真、向善、尚爱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生存奋斗感和道德荣誉感,我们的文艺就会健康向上、充满希望。

当然,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要作品单纯书写阳光的东西,刻意回避社会的病痛,而是要作家忠诚于时代现实生活,既书写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又揭示生活中假恶丑的东西;既看到生活中真善美的合理性,又看到假恶丑的必然性;既讴歌生活中正能量,又揭示负能量向真善美转化的可能。只有这样,才是文艺创作的辩证法。

第三,路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灵魂,是坚持文艺的人民性、生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路遥坚守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品格,那就是:为底层民众的生存奋斗鼓与呼。他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者少数人而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

活,也用她的乳汁哺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这是路遥对自我创造精神的积极表白,实际上也是其创作风格的光辉写照。

路遥坚持文艺创作的生活性底色。路遥作品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他肯定人民大众通过生活奋斗改变自我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积极价值。他的作品,多以平凡人物的视角,揭示平凡人物创造不平凡的生活的事实,在平凡人物与平凡生活中见出平凡人性的善美、庄严与伟大。路遥作品,具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人民的自我奋斗与参与生活,来改变生活境况与生存命运,实现个人梦想与家国理想。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缩影,这种梦想与理想,在事实上支撑起中国社会的脊梁。

路遥秉持文艺创造的时代性精神,并将这种时代性精神融入文艺创作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中。他说,“作家的劳动绝不是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路遥“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的方式,就是通过塑造民众生活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揭示劳动者的伟大。路遥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突出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人,无论什么身份,无论什么境地,只要热爱生活,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就能成为时代的主人,进而影响历史。

今天,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在文艺领域,就是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坚持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笔触,创作体现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实现文艺创作人民性、生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底色是艺术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理想是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揭示典型人物命运,反映典型时代精神,进而实现文艺人民性、生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而要实现这一点,关键是要作家能够融入改革创新的时代大潮,用现实主义的笔触与理想主义的精神,讴歌奋斗,赞美奋斗,通过文艺与社会、文艺与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塑造,激起民众对真善美的向往与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实现文艺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作者为西北大学校长)

目 录

路遥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	陈 海 谷鹏飞(1)
论路遥作品中“单子”叙事的困境及其意识形态解决	陈然兴 谷鹏飞(10)
文学成规在创作中的价值 ——基于路遥小说经典化的思考	陈晓辉(22)
路遥的新启蒙现实主义	段建军(34)
路遥的艺术人生	冯希哲 王 鹏(45)
路遥现实主义创作观探析	韩琳琅(60)
个体重塑与社会主义经验想象 ——从路遥小说中的身体叙事展开	胡小燕(69)
路遥的当代意义	贺智利(78)
路遥的个性心理	贺智利(84)
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	李继凯(92)
在历史现场看《平凡的世界》创作	梁向阳 梁 爽(102)
土地书写的精神图腾与超拔性感验 ——路遥文学命脉侧论	尚 斌(113)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解读路遥、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差异性	申朝晖(121)

追寻与受难

- 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仵 埂(133)
- 路遥小说的道德空间 王鹏程(146)
- “越界”悖论:路遥理想主义的限度 魏文鑫(164)
- 路遥的意识世界 肖云儒(184)
- 对路遥现象的另一种反思
- 文学史为何要遮蔽路遥 谢廷秀(204)
- 论路遥小说的审美风格 姚维荣(215)
- 浅谈“两极哲理”与路遥小说的精神交融 姚维荣(236)
- 再议被文学史遮蔽的路遥 赵学勇(243)
- 路遥《人生》爱情内涵新解 周燕芬(256)

路遥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

陈 海 谷鹏飞

学界对路遥的研究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路遥作品的陆续发表和获奖,研究者日众。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路遥的几部获奖作品,对作品的研究又多为小说主要人物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推动了对路遥作品的理解,自有其价值。但由于缺乏从更高层面对路遥文学现象进行整体关照,在今天已经不能再令人满意。当代中国文论界正积极立足我国文学实践,反思西方文论话语的霸权地位,构建与文化大国相匹配的新话语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路遥所继承和发扬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从中汲取营养,推动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本文首先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审视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指出其三大审美价值,进而发现路遥对劳动的矛盾心态,揭示路遥创作对构建审美共同体的启示,明确当代继承路遥精神的内涵。

一、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

现实主义是 18 世纪末开始发源于欧洲的一种文学倾向,以法国巴尔扎克的小说为经典范例。从技法层面看,现实主义强调对现实生活细节的如实再现;从内容层面看,现实主义强调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如实反映。与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相比较,现实主义既不倾向如古典主义那样美化现实,也不赞同如浪漫主义那样以作家情感为创作主导。贴近生活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力量之所在。

路遥被认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自柳青后的文学巨匠,成功继承了当代从赵树理到柳青的现实主义传统。其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路遥用大量细节对陕北农村和农民生活进行了真实细致的描述。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路遥向我们坦诚了自己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心路历程。他不仅解释了自己为何摆脱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写作技法的诱惑,坚持进行现实主义创作,

而且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构思故事,如何丰富故事的生活情节。为了让小说拥有大量真实准确的生活细节,路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以自身的健康为代价。这些细节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激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成为塑造人物、展现场景、推进故事的强大支撑。其次,路遥抓住了当时自身所处世界的典型环境,即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巨变。在确立作品发生的大环境后,他又抓住了故事发生的典型小环境,即他自己所说的“交叉地带”^①。他认为:“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②选择这一小环境的成功之处在于:改革最先出现的、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农村中又以城乡接合部最能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变化。那么在改革这一典型大环境下,典型小环境中的农村人,尤其是那些有能耐的农村人会怎么样呢?路遥小说的故事由此而来:改革打破了城乡之间严格的人员流动的禁锢,高加林和孙少平这样“交叉地带”的农村知识分子就有了重回城市的可能。他们都曾感受过城市文明,但因为之前严格的城乡禁锢而不得不返乡务农。虽然他们的肉体在乡村,但精神却在城市。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他们在处理自我、土地、劳动、爱人之间关系时的痛苦与无奈。能深入体察人物精神与肉体撕裂时的痛苦,并且通过塑造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下精神撕裂的个体来深入时代的精神内部,这就足够让作家写出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性作品了。现实主义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能够充分揭示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真正的生存困境。路遥正是在对这一价值的继承和发扬中,获得了自身的荣誉。

二、路遥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

路遥的文学地位和文化价值首先是读者发现和确立的。有研究者指出了《平凡的世界》在文学阅读者中具有令人意外的地位^③,而批评界和理论界

① [日]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刘静,译.小说评论,1999(01):91-96.

② 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02-103.

③ 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生产模式分析[J].小说评论,2003(01):58-65.

的表现却耐人寻味。在《平凡的世界》发表之后,批评界的主流是无视,只有几位批评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因为同理论界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家们正忙着吸收西方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对这部采用“陈旧”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是不屑一顾的。路遥在写作之前就对自己小说将要遭致的冷遇有心理准备,而且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为自己进行了辩护,顺便指出了当时批评界的问题:“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涌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①。他的这一批评是发人深省的。幸运的是,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在路遥生前已获得茅盾文学奖,可以视为主流批评界对作品的肯定。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高涨,现实主义重新进入了主流理论界的研究视野,路遥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继承和探索成为我们思考现实主义美学问题的绝佳范本。我认为他的探索至少具有以下三大美学价值。

首先,路遥通过构建真实的“现实生活”展现小说之美。路遥作品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肯定,是因为激发了读者基于自身生活经验的强烈共鸣。这一共鸣的来源是对作品塑造的“现实生活”真实性的肯定。同样,所有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都会告诉我们:要获得读者喜爱,作品中的“现实生活”必须真实。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现实生活”塑造得真实。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十分复杂,不能用公式化和抽象化的手段来处理。比如当下流行的对青春的回忆,它确实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实生活,但很多粗制滥造的青春小说却将这一现实生活仅仅处理为对青春时光的遗憾,这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告诉我们,“现实生活”的塑造应是具体和丰富的,需要作者下大功夫去发现和塑形。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就成功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包含各色典型人物、具有丰富内涵的现实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不仅有劳作的痛苦,还有收获的快乐;不仅有邻里和睦,还有相互憎恨;不仅有爱情的甜蜜,还有失恋的苦涩;不仅会

^① 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2.

一帆风顺,还会遭受失败。在这样的生活中,吸引读者的绝不仅是那些流光溢彩的美好,还有不为人知的痛苦。这不就是所有时代每个人本身的生活吗?正是这样的现实生活激起了读者的共鸣。《平凡的世界》之所以百读不厌,是因为:虽然“我”的具体生存状态不同于作品中的人物,但我们的生活一样充满着痛苦、无奈、苦涩,同时也有幸福、愉快和甜蜜。因此“我”突然醒悟:在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些都是应有之义。更宝贵的是,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平凡世界里,善良多于邪恶、甜蜜多于苦涩、幸福愉快多于痛苦无奈。这样的领悟又绝不是从教条和口号中来,而是从对作品中的“现实世界”的感受而来。因此我们说,正是这个真实的“现实世界”才让读者领略到了小说之美。

其次,路遥提高了农民审美话语在当代审美结构中的地位。对《平凡的世界》和《人生》等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分析是路遥研究的热点,研究者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苦难意识、肉身生存特征等内容。这些固然不错,然而路遥的人物塑造最重要的价值却被忽略了,那就是他对农村“能人”命运的思考展示了其确立农民审美话语的底层写作姿态。文学从来不是纯粹的,自柏拉图开始,文学就已经涉及对当代审美结构的塑造。对我们而言,20世纪初开始的,以现代主义崛起为标志,逐渐遍布全球的审美解放运动的重要特征就是各文化体的不同阶层都将文学作为申张自己审美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通过文学这样十分强大的审美形式进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如火如荼。农民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普遍低下,在这一激烈争夺中十分被动,被文化强权随意摆布。我国由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产党执政,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但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人为地制造了城乡的经济和政治差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以工业和商业为核心的城市获得了大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降低。放开户籍管制后,大量的农村人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又成为城市文化的边缘人。在这一经济环境下,无论是在乡的农民还是农民工,他们的审美趣味都处于整个审美结构的边缘。尤其在大众传播兴起以后,大众传媒平台往往会被权力和资本控制,而这当然不是农民所拥有的。因此中心和边缘,即城市审美趣味和农村审美趣味的差异越来越大。这就是当代审美结构的不平衡状态。

可贵的是,以柳青、路遥和陈忠实为代表的陕西当代作家却坚持扎根农